

# 中葡翻譯中的“咬文嚼字”

——以成語翻譯為例

韓麗麗

---

**[提要]** 中文與葡萄牙語差異迥然，翻譯中的棘手問題比比皆是，其中“成語翻譯”是個難點。透過成語翻譯實例，從理論與實踐上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，當對中葡翻譯教學有所裨益。“咬文嚼字”作為一種翻譯態度，旨在指導學生“咀嚼”成語，正確認識“文化碰撞”，從而擺脫文字帶來的無形枷鎖。這種處理方式不拘泥於某種翻譯理論，而是綜合地從語言學、語用學、文化翻譯等領域出發，靈活地處理問題。

**[關鍵詞]** 中葡翻譯 成語翻譯 文化碰撞

**[中圖分類號]** H059 **[文獻標識碼]** A **[文章編號]** 0874 - 1824 (2018) 04 - 0061 - 07

---

## 一、成語翻譯概況

1970 年代，霍姆斯（James Holmes）在《翻譯研究的名與實》（*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*）中指出，翻譯作為一個獨立的跨學科研究，分為純翻譯研究以及應用翻譯研究。純翻譯研究可分為理論研究以及翻譯研究，而應用翻譯研究則包括翻譯培訓、翻譯工具以及翻譯批評。這個里程碑式的界定給翻譯教學指出了明確的方向：一是以理論和翻譯研究為導向，用以培養研究型的碩士生和博士生；二是以應用翻譯實踐為導向，適合本科生和實踐型碩士生的培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翻譯研究的這兩個領域亦有交融和共通之處，理論和翻譯研究離不開翻譯實踐的積累，而翻譯實踐研究也離不開理論的指導。兩者不能獨善其身，亦不能顧此失彼。隨著翻譯多元體系、翻譯規範、文化轉向以及翻譯操縱和改寫等理論的不斷成熟，以及近些年來女性主義、後殖民主義在翻譯研究的探索，翻譯實踐以及培訓得到高屋建瓴的指導，並呈現多元的翻譯技巧與策略。此外，翻譯實踐和培訓中的一些實際案例，層出不窮的翻譯現象，以及相應的處理和解決方式，也為理論和翻譯研究提供了素材，進一步促使其不斷充實與發展。

成語翻譯做為一個翻譯現象，近年來隨著“中國熱”成為翻譯界的一個話題。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對成語產生興趣，也透過成語故事來瞭解中國傳統的文化與源流。然而，成語作為中國語言

文化的特有產物，並沒有一套量身定做的翻譯理論。一些時候，語言學翻譯理論能夠起到一定的指導作用，如尤金·奈達（Eugene A. Nida）的“對等”理論，嘗試在翻譯時在“形式對等”與“動態對等”中找到平衡；又如彼得·紐馬克（Peter Newmark）的語義翻譯和溝通翻譯，旨在在不同的語境做直譯或意譯的處理；此外，還有學者從關聯翻譯理論中得到啟發，建議譯者從上下文語境獲知原文的意圖，以交際為目的，通過加注、捨去形象等方式處理。<sup>①</sup>與此同時，一些對外漢語教學領域的學者，亦從交際文化方面對成語翻譯做了闡述，指出“文化詞”（成語、典故、歇後語、慣用語及俚語）的交際策略。<sup>②</sup>這些研究列舉的例子大多為中英成語翻譯，但對中葡成語教學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《漢語字典》對“成語”有下述定義：“漢語詞彙中特有的一種長期研習的固定短語。來自於古代經典或著名歷史故事和人們的口頭，意思精闢，往往隱含於字面意義之中，不是其構成成分的簡單相加，具有意義的整體性。它結構緊密，一般不能任意變動詞序，抽換或增減其中的成分，具有結構的凝固性。其形式以四字格居多，也有少量三字格和多字格的。”

成語代表了高度凝縮的智慧。無論其寓意、字數組合，還是文字背後的故事，均難以一言兩語統而概之，很多時候要依靠長期的文化積澱才能夠意會。鑒於成語這樣的構成和特點，它在轉換成外文的時候就構成了翻譯難點。以葡萄牙語為例：首先，葡萄牙語中沒有類似成語的文字現象。即便找到意思對應的表述，其寓意遠不及成語意味深長；其次，葡萄牙語高度“形合”，其表述須為一個完整的句子結構，達不到成語結構上的凝練；再者，成語的語域<sup>③</sup>較高，多為文化人使用，但在葡萄牙語中，能對應的通常是一些凝結民間智慧的俗語，往往是不登大雅之堂的。

考慮到中葡翻譯的一些特殊性，本文希望能夠透過中葡翻譯教學實例，分享一些心得與經驗，既有翻譯過程中的困惑，也有各種翻譯方法的嘗試和最終的解決方案，以及相關的“得”與“失”。本文沒有事先設定任何指導理論，但會在尋找解決方案的嘗試中穿針引線地介紹一些有價值的理論，引入一些翻譯技巧和策略，以兼收並蓄的態度對待翻譯教學。

## 二、何為“咬文嚼字”

藉助幾年來教授雷利亞中葡翻譯課程葡萄牙學生翻譯課的經驗，筆者梳理了葡國學生在初遇成語翻譯時遇到的問題，並結合他們的學習特點，設計了相關的解決方案，即強調翻譯過程中對原文要“咬文嚼字”。這個表述本身是個隱喻，既可以指一種翻譯態度，也可以指一種翻譯方法。初學翻譯的學生很容易採納這個表述。學生會從點滴的翻譯現象入手，分析現象背後的語言、語用以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異同。在釐清異同之後，便要付諸實踐，對字詞和文本逐一分析，解決可能遇到的翻譯問題，特別在面對眾多紛紜的理論時，能遊刃操刀，有效地結合理論與實踐，進而體會到翻譯的喜悅。當然，學生們在具體操作時，經常會望文生義，甚至會拘泥於文字陷阱，未必能真正領會“咬文嚼字”的內涵，在翻譯中也常會有錯譯、誤譯，甚至笑話百出的情況。但經過反復的訓練和琢磨，還是可以逐步培養起分析和批評的態度，並最終獨立自主地解決問題。

先從成語“洗耳恭聽”說起。“洗耳”，顧名思義，洗乾淨耳朵（出自晉代皇甫謐《高士傳》）。“洗耳恭聽”意思是洗乾淨耳朵來恭恭敬敬地聆聽。另一種解釋出自元朝鄭廷玉《楚昭公》，為“席而（洗耳）恭聽”。這個解釋中，“洗耳”或許只是協音，指涉的是一種態度。這個成語給人印象比較深刻，原因是2012年一個葡國學生在參加“漢語橋”<sup>④</sup>比賽時，因為誤讀了這則成語

而敗北。在漢語知識這一環節，“漢語橋”通常用文化涵義比較濃厚的成語來做題目。這個學生敗北的原因不是因為不理解這個成語的用詞，而是沒有弄清楚這個成語的內部邏輯，所以在短時間內把注意力集中在字面上，而沒有作進一步邏輯思考，從而作出了錯誤的判斷。就這次由一百強晉級四十強的比賽，網上有這樣一段文字：“面對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中‘洗耳恭聽’的解釋，主持人魯健又戲說‘就是洗乾淨了耳朵，才能聽得清’，這讓不是非常熟悉詞義的選手們感覺如墜雲霧不知如何作答，果然有3名選手不幸中槍。”那位葡國同學就是其中一名中槍者，因為答錯了這道成語題，被殘酷淘汰。這個同學的經歷表明，成語故事博大精深，學生們在學習的時候，不僅要研究字面意思，弄清楚每個字、每個詞的含義，更要跳出字詞的限制，思考其文字邏輯、文化內涵以及時代賦予的新內涵。據一位葡國學生講，漢語課的第一天，漢語老師就拿出兩個成語——“井底之蛙”和“畫蛇添足”，來指導學生的學習態度。這種比喻比傳統的說教形象很多，學生們在理解這兩個成語後，很自然地就明白了中國一句老話“謙虛使人進步，驕傲使人退步”，要知道“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”，既不能“固步自封”，也不能“隨心所欲”。同理，在做成語翻譯的時候，我們要瞭解翻譯對象的“言外之意”，才能在譯文中有效地傳達原文的精髓。

### 三、“意象”的咀嚼

因為不同的生產方式與思維模式，中文與葡語之間很多語言現象，在意象上亦是不對等的。下面透過一些學葡國學生翻譯的實例，探討翻譯成語中“意象”的態度與策略。

一位葡國學生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成語故事翻譯，由中文翻譯成葡萄牙語。因為沒有弄清楚一些意象，這位學生反復糾結。他在翻譯“杯弓蛇影”成語故事中的“酒”時，就開始在葡萄酒和白酒之間猶豫不定。第一稿他採用的是歸化手法，用 *vinho*（葡萄酒）<sup>⑤</sup>來翻譯“酒”這個詞，認為讀者會容易接受。但第二稿的時候，這個學生懷疑用 *vinho* 來翻譯酒不足以體現中國成語傳達的文化差異，而且酒的濃度也不夠高，於是改用 *aguardente*（穀物酒）。<sup>⑥</sup>到第三稿的時候，他又決定改一下，用 *vinho de arroz*（米釀葡萄酒）來表示中國酒的製作素材。到第四稿的時候，他又改變了態度，決定用 *aguardente de arroz*（米釀酒）這一串長詞來翻譯“杯弓蛇影”故事中的“酒”字。他最後一次更改的理由是，大部分葡萄牙人一看到 *vinho*，第一反應就是紅葡萄酒，這樣一來，酒的顏色太深，就不會有“杯弓蛇影”的效果了。這個學生的四次改動正反映了他糾結的思維過程，急於找到一個標準的譯法，問個孰是孰非。這種糾結是好的，說明他在翻譯的時候，考慮到受眾（譯語讀者）的感受，並在翻譯過程中審視翻譯，從語言和文化等層面來思考翻譯，並反復“咀嚼”成語故事中這個“酒”字在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內涵。翻譯沒有大是大非，更沒有標準答案，就像“我喜歡一個人”（“一”字拉長音）和“我喜歡一個人”之類的遊戲，發音重點不同，釋義便不同了。翻譯也是“文字魔術”，翻譯員便是“魔術師”，要成功地使用障眼法，才能讓觀眾體會魔術的樂趣。這裡的障眼法就是翻譯對“意象”採取的技巧和方法。這樣的技巧和方法是有章可循的，像 *vinho de arroz* 這樣的翻譯就讓人感覺不中不西，不合邏輯了。

韓禮德（Michael A. K. Halliday）的“語域”（register）概念可以給這個學生糾結的問題帶來啟示：首先，學生做的是筆頭翻譯。這樣一來，學生便有了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自由度。他不僅可以耗時去“咬文嚼字”，一些占篇幅的注釋也可以作輔助性手段。再者，從受眾的角度而言，需要確定這篇翻譯的目標人群。這則成語翻譯成葡萄牙語後，是給葡語世界的兒童、普通大眾看，還是給學習中葡翻譯的同學們看？受眾不同，也會影響翻譯過程的判斷與策略。比如，給兒童的

翻譯就完全可以用“歸化”手法，用 *vinho*（葡萄酒）來翻譯“酒”是合適的。雖然有一定程度的意象缺失，但不影響兒童閱讀的目的，即滿足對故事情節和寓意的瞭解，兒童不會較真釀酒的材料，因而一些註釋也顯得多餘。對於普通大眾而言，“歸化”（“意譯”）也是個好的翻譯策略，當讀到 *vinho*（葡萄酒）的時候，讀者很自然地能夠瞭解它的社交功能，就是朋友們在一起喝酒聊天。從功能上而言，無論是“葡萄酒”對於葡萄牙人而言，還是“白酒”對於中國人而言，兩者起到的社會功能是一樣的。當然，對於學習中葡翻譯的同學或者漢學家讀者而言，使用“異化”的手法更為合適，用 *aguardente*（白酒）或 *aguardente de arroz*（米釀酒）體現了對譯語文化的照顧，正是面對文化差異，瞭解意象缺失的一種方式。在這種理論的支撐下，學生的翻譯就會有的放矢，而不是反反復復地試探，又不得其解。此外，還有一些“意象喪失”的成語翻譯例子。

亡羊補牢 *mais vale tarde do que nunca*（直譯：為時不晚）

一箭雙雕 *matar dois coelhos com uma só cajadada*（直譯：一棒雙兔）

畫龍點睛 *colocar uma cereja no topo do bolo*（直譯：在蛋糕上放櫻桃）

對牛彈琴 *dar pérolas aos porcos*（直譯：投豬以珠）

塞翁失馬 *Há males que vêm por bem*（直譯：否極泰來）

誠然，上述處理也是在一定的前提下進行的。前提是譯語的文中只提及成語，對成語典故沒有做解釋，通常以比喻形式出現，對成語本身並不做細究。這樣一來，以溝通為目的的譯法既避免了不必要的解釋，也方便了讀者的閱讀。類似的成語翻譯還有“緣木求魚”（*de cabras não nasce passarinho*；直譯：鳥兒不會生在蛇窩）、“驚弓之鳥”（*Gato escaldado, de água fria tem medo*；直譯：燙過的貓連涼水都怕）、“畫蛇添足”（*um dedo a mais, estraga a mão*；直譯：多餘的手指毀手形）、“引狼入室”（*acolhi o rato no meu buraco*；直譯：自己洞裡招待老鼠）、“打草驚蛇”（*Quem pássaro há-de tomar, não o há-de enxotar*；直譯：捕鳥就不要把鳥嚇跑）等等。<sup>⑦</sup>這種從譯語文化和情感出發的翻譯，雖然在意象上有所缺失，卻體現了翻譯家傅雷所說的“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內而忘其外”。

當然，凡事都有例外，並不是在所有情形下成語都要做意象喪失處理。如果是成語故事的翻譯，或以成語為題翻譯典故時，不排除考慮其他翻譯策略，如紐馬克的“語義翻譯”（*Semantic translation*）：在譯語語言結構和語義許可的範圍內，把原作者在源文中表達的意思準確地再現出來。這種情況下的翻譯，標題中需要出現源語中的“羊”、“雕”、“龍”、“牛”、“馬”這些意象，從而與故事中的情節遙相呼應。如“對牛彈琴”這個成語典故的翻譯，如果標題翻譯成 *dar pérolas aos porcos*（直譯：投豬以珠），而內文中卻沒有一處提到“豬”和“珠”，讀者就會無所適從。按照維努蒂的文化翻譯理論，“意象喪失”（“異化”）翻譯能夠還原源語的歷史和文化環境，體現不同語言文字轉換的意義。<sup>⑧</sup>即便讀者在第一時間沒能理解標題的文化意象，通過典故的閱讀也能有進一步的瞭解。向源文作出傾斜的譯法無疑提供給讀者另外一番閱讀體驗，達到文化學習的目的。

對待源文和譯文之間已經打破的平衡，是否有一些調節斡旋的翻譯方法呢？我們可以考慮一些其他解決方案，比如註釋或解釋。譯者甚至可以在標題下增加副標題或者注釋，來標示這個成語在譯語中的表述方式。這不失為一個補償辦法，以恢復被打破的平衡，盡力達到理想的翻譯。還要強調的一點是，無論“意象喪失”（“歸化”、“意譯”）還是“意象保留”（“異化”、“直譯”），翻譯的譯法並非一成不變，而是處於動態調整的過程。按照伊文·佐哈（*Itamar Even -*

Zohar) 的多元系統理論，這些概念都是描述性概念，由特定的歷史文化條件決定，並不存在高下正誤之分。<sup>⑨</sup>譯語文學在本國文學中的地位也會影響文本翻譯的策略。就成語典故而言，如果在葡萄牙有關中國文化的翻譯文學取得了相對重要的位置，相信會是以“意象保留”為主的翻譯方法，“意象”也會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翻譯文學中。當然，目前的情形還並非如此。

#### 四、“文化取向”的咀嚼

在意象問題釐清後，成語翻譯中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：“文化取向”。在探討相關翻譯處理方法的時候，譯者的翻譯態度，特別是遇到異質文化時的態度，是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環。譯者對文本的價值判斷，往往決定了譯文的基調，如果處理不得當，譯文通常會“形似而神不似”。

以成語“狐假虎威”為例。葡國學生認為狐狸很聰明，懂得自救，能夠化險為夷，是值得學習的。在葡語中，就有一句表述是 *ser esperto como uma raposa*（直譯：像狐狸一樣聰明）。在翻譯“狐假虎威”的故事時，葡國學生的選詞造句帶有明顯褒義的感情色彩，將這個故事演繹成一個表揚讚譽的典範。然而，在中文語境中，這個成語的感情色彩帶有明顯的貶義。它出自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，指狡猾、奸詐的人喜歡吹牛皮、說謊話，即便能夠借外力逞雄一時，但本質卻是虛弱的。類似的成語還有“愚公移山”。在葡國學生看來，愚公是愚蠢的，不借助科技的發展，但憑一點良好的願望，做費時費力的工作。葡國學生重視個性發展，對漢語文化中的集體意識和集體主義行為大惑不解。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對本國文化有很強的“文化依戀”，時時以本國文化的價值取向來“咀嚼”和審視異國文化，通常會導致在翻譯上某些偏差。這些偏差恰恰是翻譯教學時一個很好的切入點，可以適當肯定這種態度，引導學生們對文化取向的偏差進行思考，同時亦透過解釋異國文化的價值觀與文化準則，讓學生們細細品味異國文化。假以時日，這種態度差異會轉化為學習的動力，這也是“塞翁失馬”這則成語思想的體現。

仍然需要強調的一點是，有的同學為了讓譯文更符合譯語的文化取向，會杜撰一些情節，造成翻譯中切忌的“畫蛇添足”。一位葡國同學在翻譯“愚公移山”這個成語典故的時候，自作主張地增加了一些情節：“Um dos velhotes da aldeia ao ver o velho Yugong a trabalhar, sentou-se no chão a rir, então disse enquanto comia um pêssego. (直譯：智叟坐在地上大笑，一邊吃桃子，一邊給予評論。)”按照這位同學的說法，原文寫得過於平淡，不足體現對比的效果，加入新情節後整個故事更有畫面感，也更能體現葡式幽默。學生的心情能夠理解，但必須指出，這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，既有改寫之嫌，亦有超譯成分。做為譯者，創意不應體現在創造情節，而應體現在對遣詞造句的分寸把握上，如果承擔了不該承擔的任務，很可能會“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”。譯者個人的“文化取向”不能逾越譯者的角色。然而，一些葡國學生會矯枉過正，在翻譯的過程中，逐字逐字地翻譯，加重了一些中文的語義“價值”。在成語典故中，常會有“在森林裡”、“在海上”、“扔到海裡”等等的表述方式。初學翻譯的葡國學生怕遺漏，紛紛在葡語中翻譯成 *no fundo da floresta*（直譯：在森林深處），*na superfície do mar*（直譯：在海表面），*atirar para o fundo do mar*（直譯：扔到海深處）。他們把“在……裡”，“在……上”，“扔到……裡”這些表述中動詞後的方位詞逐一翻譯出來。中文語境中的“上”、“裡”等虛詞沒有任何語義功能，<sup>⑩</sup>但葡語中對應的 *fundo*（中文意思：深處），*superfície*（中文意思：表層）作為實詞，有獨立的語義，而這樣的譯文看起來很晦澀。如果譯者僅以一種語言的文化去衡量另外一種語言，譯出來的東西會讓人匪夷所思。

## 五、“一詞多譯”的咀嚼

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，而一千個譯者就有一千個翻譯文本。以“三羊開泰”這個成語為例。這裡面的意象“羊”在翻譯成葡語時就各有千秋：有人譯成公羊（bode），有人翻譯成山羊（cabra），還有人翻譯成綿羊（ovelha）。翻譯各執一詞。實際上，中國人在說這個成語的時候其實並未單指某一種羊，而是對“羊”的一種通稱。如果進一步查資料，會得知“三羊開泰”本為“三陽開泰”，出自中國古代傳統文化典籍——《易經》，意為“時間轉換，冬去春來”。因為人們習慣在羊年使用這樣的祝福詞，慢慢地就用了“三羊開泰”這樣的表述。既然這個成語已經與生肖的“意象”掛上了關係，它的翻譯中出現“羊”就很多，而相關的爭議也值得研究。

葡語中，羊是一種常見動物，所以羊的表述方式也比較多，而且分類很詳細。具體來講，羊可分為：母山羊（cabra）、公山羊（bode）、母綿羊（ovelha）、公綿羊（carneiro）、小山羊（cabrito）和小綿羊（cordeiro/borrego）。葡國人在談到羊的時候，喜歡具體地指出種類，而不是泛泛而談。在葡萄牙，成年綿羊主要用來獲得羊毛和產奶，所以人們通常不吃成年綿羊的肉。人們通常也不會吃山羊，原因是山羊被用來繁殖後代。當人們提到羊肉時，通常指小山羊或者小綿羊。所以，“三羊開泰”中的“羊”，一定不會選擇小山羊（cabrito）和小綿羊（cordeiro/borrego）來翻譯。當然，一般也不會用上位詞 gado ovino e caprino（綿羊群及山羊群）這樣的統稱。在葡萄牙，當我們說到“羊”的時候，比如“羊年”，有人使用 ano da Cabra（山羊年），也有人使用 ano da Ovelha（綿羊年）。因為 cabra（山羊）這個葡語在口頭表達中有“妓女”的意思，所以有很大一部分人堅持用 ano da Ovelha，以不產生歧義。人們也不喜歡用 bode（公山羊），因為在葡語中“替罪羊”（Bode expiatório）的表述用的是 bode 這個詞。在葡國使用 ano do Carneiro（公綿羊年）來表示“羊年”的比較少，大概是要與西方星座中的“摩羯座”（signo de Carneiro）作出區別。但在巴西會有不少人使用 ano do Carneiro 來表示“羊年”，因為在巴西“摩羯座”的表述是 Áries，不會造成歧義，在使用上亦不會混淆。在瞭解了“羊”在葡語中的使用和分類後，再來翻“三羊開泰”的時候，就不會覺得概念混淆，處理起來相對容易很多。儘管諸如此類的問題通常都沒有定論，但這樣的討論和分析卻是建設性的，為我們翻譯類似的成語提供了很好的參考。

## 六、“語域”以及“語境”的咀嚼

從語域上講，葡語文化中沒有中國成語相對應的表述方式，兩者之間實現的對等只是語義上的“對等”。中國的成語均由故事而來，字斟句酌，通常以四字形式固定，字字珠璣，暗藏玄機。葡語對應的習語 (expressões idiomáticas) 更像中國的俗語或諺語，通常是民間智慧的結晶，教育和警示意味較濃，對字數亦沒有規定和限制。所以，從語域的角度而言，兩者的不對等讓中國成語具備一定的抗譯性。但這不意味著兩者不能互譯，只是在翻譯的過程中須注意一些事項。

首先需要明確中國成語與葡語對應的習語 (expressões idiomáticas) 在語域上的不對等。這與兩者使用的範圍息息相關。比如，中國成語的語域較高，佔盡“陽春白雪”的優勢，在一些正式的場合以及書面語中使用較多；而習語雖然也能“入得廳堂、下得廚房”，但總不免“下里巴人”，通常在非正式場合和口頭表達的情況下使用。既然語域上的對等已經犧牲了，翻譯上就要儘可能地成全語義對等。在全語義對等的考慮下，還有一點值得思考的是，即成語使用的語境。以“八仙過海”的翻譯為例。葡語中的一個對應表述是 Cada um tem seu modo de matar pulgas（直譯：每

個人都有抓跳蚤的方法)。從語義角度來看,這個翻譯無可厚非,葡國讀者甚至也能從“抓跳蚤”這個動作中體會出中文成語的意思,就是“每個人都有擺脫麻煩的方法”。然而,葡國讀者會覺得這個表述登不得大雅之堂。雖然翻譯得生動活潑,也符合譯語約定俗成的習慣表達方式,但“抓跳蚤”這個動作的聯想有別於源語中“八仙過海”給源語讀者的聯想。這樣的翻譯效果就是隔靴搔癢,還是有欠缺的。試想,一個非正式的聚會上朋友們聊起獨自晚餐的情形,大家各抒己見,有人表示,會“三下五除二”速戰速決,絕不在一個人的晚餐上浪費時間;有人認為,就算一人晚餐,也要享受用餐的過程,要一杯紅酒、一道主食和一本雜誌。暢所欲言後,一個不失時機的評論 *Cada um tem seu modo de matar pulgas* (每個人都有抓跳蚤的方法),的確能達到調節氣氛的效果。然而,試想晚宴是個正式的官方活動,說話人又是公眾人物,這樣的翻譯就顯得不合時宜,反倒是一個“中規中矩”的語義轉換顯得更為得體。“下里巴人”的翻譯也好,“中規中矩”的“陽春白雪”翻譯也罷,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陷,所以成語翻譯應該瞭解場合和語境。

以上列舉的都是中葡翻譯中的一些典型實例。雖是“冰山一角”,卻也提醒我們在做成語翻譯時要對兩種語言文化有充分瞭解和認識。“咬文嚼字”,作為一種態度和處理方式,旨在指導學生去品味語言文字背後的涵義,正確認識“文化碰撞”(choque cultural)帶來的問題,從而擺脫文字帶來的無形枷鎖,以求真正享受翻譯的樂趣。同時,這種處理方式亦不拘泥於任何一派別的翻譯理論,而是綜合地從語言學、語用學、文化翻譯等領域出發,靈活地處理相關翻譯問題。在探討相關翻譯處理方法的同時,可以從成語的“意象”、“文化取向”、“一詞多譯”、“語域”和“語境”等幾個方面去思考,在解讀和分析的過程中多考慮作者、讀者、源語文化、譯語文化等方面,從而達到最理想的“形神兼備”境界。

---

①參見Eugene Nida, *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*, Leiden: E. J. Brill, 1965; Peter Newmark, *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*, New York: Prentice-Hall International, 1988; 莫麗紅、戈玲玲:《關聯翻譯理論視角下的漢語成語翻譯》,長沙:《湖南社會科學》,2012年第2期,第189~191頁。

②孟子敏《跨文化交際中的文化依附》,周思源主編:《對外漢語教學與文化》,北京: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,1997年。

③韓禮德指出,語域有三個社會變量,分別是語場(話語範圍,是話語涉及的主題內容)、語旨(語言基調,是指話語發放者與接收者的關係)和語式(話語方式,是指語篇的語言載體形式,即話語交際的媒介)。

④“漢語橋—世界大學生中文比賽”是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(簡稱“漢辦”)主辦的一個大型國際漢語比賽項目。自2002年以來,每年一屆。

⑤根據里斯本科學院編撰的《當代葡語字典》,vinho指葡萄汁發酵後的酒精飲料。

⑥aguardente指無色或黃色的液體酒精,由葡萄酒、葡萄渣、穀物或其他甜味蔬菜經過蒸餾獲得。

⑦顏儼若(Monsenhor Antonio Andre Ngan):《中葡對照成語集》,澳門:澳門成人教育協會,1998年。

⑧Lawrence Venuti, *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: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*,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8.

⑨Itamar Even-Zohar, *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*, Lawrence Venuti (ed.), *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*,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2012.

⑩這也是漢學界目前探討較多的漢語語法問題。其中一派學者認為,這些方位詞不具備語言功能。

**作者簡介:** 韓麗麗,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學校副教授。

[責任編輯 桑海 李俏紅]